蜀山劍俠傳/1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九回　掣電飛龍 妖氛盡掃　滌污掩穢 仙境長新

下一回▶

話說馮吾逃走後，那口飛劍眼看被紫光一絞，便要毀滅。若蘭看出那劍雖是妖人所用，本質不差，毀了未免可惜。恰巧靈雲指揮九天元陽尺過來，破了妖人香霧，見青身玄女趙青娃劍光不弱，便將飛劍放出助戰。抽空捨了敵人，高叫道：「瓊妹莫壞這劍，你祇將它擋住，待我收了它去。」英瓊原是同了紫玲、輕雲等，用紫郢、青索兩道光華在上面驅掃妖焰，頃刻之間業已將近畢事。氛雲散處，一眼看見下面有人暗算若蘭，飛劍下來相助，一照面，劍光便將馮吾罩住，祇見一道血光一閃，妖人業已斷臂遁走。心中正可惜下手晚了一些，還想去破那口飛劍時，聽若蘭一喊，忙即止住。那劍失了憑依，又有劍光圈住，哪能飛遁，不多一會兒，便被那數十道紅光圍住，追得緩緩降下。若蘭將手一招，連那丙靈梭一齊收入法寶囊內。

英瓊見若蘭將劍收去，回頭一看，戰場上敵我形勢已經大變。原來虎爪天王拿敗獨戰女空空吳文琪，被嚴人英用飛劍追殺，祇見銀光一閃，登時廢命。天遊羅漢邢題，劍光甚是靈活，又識得白眉針厲害，寒萼連放飛針，俱被邢題用妖法防身，未能奏效。寒萼一着急，便將寶相夫人金丹放出，一團栲栳大的紅光，直朝邢題打去。邢題料難抵敵，想要收劍逃走，正遇司徒平傷了竹山七子中的金剛爪戚文化，飛身過來，一指烏龍剪，一片烏光中現出兩條蛟龍，交頭剪尾飛來。邢題忙着收劍，慢了一些，將雙足齊膝絞斷。還算他玄功奧妙，怪叫一聲，負痛破空逃走。這一干妖人死散逃亡之餘，祇剩下長臂神

魔鄭元規、陰陽臉子吳鳳、青身玄女趙青娃與史南溪四人，還在死命支持。尤其是史、鄭二人最爲厲害，若論本領，峨眉一班小同門原非敵手。也是妖人該遭劫數，偏遇見英、雲會合與紫郢、青索雙劍出世，又有那一柄九天元陽尺，縱有妖術邪法也無處施用，纔有這場慘敗。這且不提。

那陰陽臉子吳鳳，原與邢題、趙青娃等人合敵寒萼，一見敵人紛紛出戰，正要迎上前去，猛見妖陣被破，從空中先後飛墜下六個人來，一眼看到那最後落下的兩個矮子甚是臉熟。不及細看，對陣女神童朱文已經飛到，祇得迎着交起手來。兩人恰是勁敵，劍光絞在一起，殺了個難解難分。這時妖焰已散，陽光透下，恢復了清明景象。吳鳳詭計多端，看見下面飛雷洞口光影裏，橫臥着那日初來時所見的兩個道童，護身金光被多日烈火風雷轟打，已經稀得似一團光霧。情知這兩個道童仗着靈符護身，雖中妖法，並未身死。暗想：「自己這面死傷多人，敵人一個也不曾受傷，明明形勢凶多吉少。現時史、鄭二人不退，不便單獨遁走，早晚終須敗逃。何不暗使法術，分身過去，趁那兩童護身金光散去，抽空將他們殺死，可略微解恨。」想到這裏，暗運玄功，將手一招，空中劍光倏地飛回，與身相合，重又朝着朱文飛去。朱文以爲敵人身劍合一來拼死活，也將身飛起，與劍相合，迎上前去。誰知吳鳳暗使狡猾，早已隱身往下飛墜。剛剛飛近兩個道童身旁，正待行法破去那殘餘金光，施展毒手。腳纔沾地，猛被兩隻怪手將他擒住，心中大驚。還未及行法抵禦，倏地迎面飛來一道黑煙，立時一陣頭暈，不省人事。那朱文身劍合一，去敵敵人飛劍，幾個迴旋之後，猛覺敵人飛劍光華未減，忽然失了靈活，彷彿無人駕馭一般。先還恐是敵人詭計，及見敵人飛劍一任自己壓迫，恰巧寒萼得勝飛來，看出破綻，忙喚：「師姊，敵人業已逃走，現成便宜你還不撿？」一句話將朱文提醒，又有寒萼幫着，果然很容易地將那飛劍收了。

正在這時，恰值英瓊飛來，一眼看到朱文獲勝，對陣妖人祇剩三個，青身玄女趙青娃獨敵靈雲，連施邪法異寶，都被九天元陽尺破去，智窮力竭，勢將逃遁。英瓊哪裏容得，嬌叱一聲，紫虹電閃般飛出。趙青娃剛駕遁光飛起，被英瓊紫光橫掃過來，祇一繞，身首異處。那史南溪與長臂神魔鄭元規先戰輕雲、紫玲，一個有彌塵幡，一個有青索劍，神妙無窮。又有靈雲往來策應，妖法雷火全然無效。鄭元規一見大怒，忙運玄功，元神幻化大手，從空往輕雲頭上抓來。輕雲飛劍是峨眉至寶，鄭元規所用飛劍原不是它敵手。無奈妖人邪法厲害，更番變化。輕雲久經大敵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防衛時候較多。及至鬥了一會兒，見妖人飛劍光芒大減，心中大喜。正盼成功，忽見頭上烏煙瘴氣中，隱現一隻大手抓來，不由喫了一驚。未容收劍防禦，正遇嚴人英斬了拿敗，飛身過來助戰。見輕雲危急，銀光疾如電閃，飛將出去，與那大手鬥在一起。偏偏這時靈雲又回身

去救護若蘭，身子被趙青娃絆住，急切不能奏功。史、鄭二人一見金花紫氣飛走，暗忖：「不乘此時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雙雙一打招呼，各將全身妖法本領一齊施爲。

長臂神魔鄭元規料知自己飛劍不是敵人對手，索性收了回來，祇用元神變化應戰。鄭元規已是勁敵，再加上史南溪雙手雷火猛烈，妖法厲害。紫玲、輕雲和人英三人見勢不佳，祇得用彌塵幡護身，勉強應戰，以免有失。輕雲飛劍雖然仍舊活躍，也難取勝。雙方拼命惡鬥沒有半刻，衆妖人一齊伏誅逃散。一干峨眉同門先後包圍上來，滿天空都是法寶飛劍，光華燦爛。史、鄭二人先時急怒攻心，存了有敵無我之念，此時也心慌起來。鄭元規首先覺出金花紫氣二次飛來，如再戀戰，絕無幸理，正想逃遁。紫玲在彩雲掩護之下應戰，一見靈雲、英瓊先後飛到，忙喊：「周師姊，還不將雙劍會合去除敵人？」說罷，便將寶幡收起。輕雲聞言，一指青索劍，與英瓊紫光合而爲一，便朝敵人飛去。雙劍合璧，威力大增。鄭元規剛要飛走，元神已快被金光罩住，又遇青紫光華橫捲過來，百險中陡生急智，倏地將飛劍放將出去。先是一陣黑煙一閃，一道綠光迎着青紫光華互相一絞，綠光便成粉碎，撒了一天的鬼火，紛紛下落。輕雲、英瓊鼻端祇聞着一股子腥風，再找妖人，已經不見。史南溪此時忽然見機，一見鄭元規快被金光罩住，放起飛劍，便知他準備棄劍逃走。遭此慘敗，勢孤力弱，縱能傷害一二敵人，又何濟於事？不如回山等烈火祖師回來，再商報仇之策爲是。就趁衆人圍攻鄭元規之際，倏地兩手一揚，十數團大雷火朝紫玲、人英等打去。紫玲剛把彌塵幡抵禦，史南溪已在雷火光中逃走。靈雲知道追趕不上，便同衆人去救石、趙二人。

這時妖雲盡散，清光大來。仙山風物，依舊清麗；嵐光水色，幽絕人間。除了地下妖人的屍身和血迹外，宛然不像是經過了一番魔劫的氣象。及至到了飛雷洞前一看，好好一座洞府，已被妖人雷火轟去半邊，錦珞珠瓔，金庭玉柱，多半震成碎段，散落了一地。那石奇、趙燕兒二人護身金光業已消散，躺在洞前，奄奄一息。靈雲見飛雷洞受了重劫，非一時半時所能整理。又恐妖人去而復轉，須將他二人擡往太元洞內醫治，纔爲穩妥。祇是後洞仍須派人輪流防守，便問何人願任這第一次值班。紫玲方要開言，寒萼先拿眼一看司徒平，搶着說道：「妹子願任首次值班，但恐道力不濟，平哥新回，不比衆姊妹已受多日勞累，他又有乙休真人賜烏龍剪，意欲請他相助妹子防守後洞，料可無礙。不知大師姊以爲勝任否？」靈雲因善後事多，又忙着要救石、趙二人和袁星，知道二人夙緣，寒萼要借此和司徒平敘些闊別，略一思考，便即答應，留下寒萼、司徒平防守後洞。命人英、英瓊、輕雲三人扶了石、趙二人，大家一齊迴轉太元洞去，少時再來收拾餘燼。司徒平知道寒萼有些拗性，雖覺她此舉有些不避形迹，面子上還不敢公然現出。紫玲聞言，卻是大大不以爲然。又聽寒萼當了衆人喚司徒平做平哥，形迹太顯親密，一些不顧

別人齒冷。雖說衆同門都是心地光明，不以爲意，也總是不妥。又知二人緣孽牽纏，寒萼心浮性活，萬一失檢，連自己也是難堪，心中好生難過。本想攔阻，無奈靈雲已經隨口答應，祇得走在後面，回頭對寒萼看了幾眼。寒萼心裏明白紫玲用意，不禁又好氣、又好笑，裝作不知，把頭偏向一邊去了。自此兩人誤會越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靈雲帶了衆同門迴轉太元洞，將石、趙二人放在石榻之上。然後取出妙一夫人預賜的金丹，命人英塞入二人口內，再用九天元陽尺驅散邪氣。二人本未曾死，不過被妖法雷火困住多日，身子疲憊不堪，經此一番救治，不多時，便行醒轉。靈雲吩咐尚須慢慢調養，不要下榻。二人祇得口中稱謝。靈雲救好了二人，再拿着九天元陽尺去救袁星。先給它口裏塞了靈丹，誦罷真言，將尺一指，那九朵金花和那一團紫氣，便圍着袁星滾轉起來。不消片刻，袁星怪叫一聲，翻身縱起。一見主人同衆仙姑一同在側，知是死裏逃生，忙又跳下榻來，跪倒叩謝。靈雲道：「你這次頗受了些辛苦，快出外歇息去吧，少時還有事要你做呢。」袁星叩了幾個頭，剛剛領命走出，英瓊忽然想起一事，「哎」了一聲，便往外走。靈雲忙問何故？英瓊回身道：「衆人都在，破了妖陣之後，獨不見米、劉二人，還有神鵰佛奴。原因他們辛苦多日，一則妖法厲害，二則今日也用他們不着，命他們在太元洞前警備，防有妖人偷入，適纔回洞，也未看見。佛奴不怕有何災難，祇恐米、劉二人吉凶難保，所以想往後洞去看個仔細。」靈雲道：「便是我適纔也因後洞飛雷崖有好些妖人的屍身血迹，需人打掃，欲待救了袁星，等它出洞，稍微運行血氣，復原之後，領了米、劉二人，去往崖上打掃。適纔匆匆回來，不是你提起，還以爲二人是聽你吩咐，在洞外候命呢。」紫玲道：「適纔戰場上，我見有一個兩面妖人和朱師妹對敵，那廝忽用玄功分身之法遁走，意在乘隙侵害石、趙二位師兄。曾見米、劉二人突然在飛雷洞前現身，與那妖人交手。祇一照面，便即一同隱去。彼時正值匆忙之中，不及趕去救援，也不知他二人勝敗如何。」

正說之間，袁星忽從洞外進來跪稟道：「米、劉二人說他們追趕妖人，被佛奴追去擒來抓死，屍首已帶回飛雷崖，有佛奴看住，現在太元洞外候命。」靈雲略一尋思，說道：「反正還有事分配他們二人，命他們無須進洞，我等即時出去。」說罷，便命人英看護石、趙二人，大家一同出洞。米、劉二矮見衆人出洞，迎上前來拜見。靈雲便問和妖人交戰經過。米、劉二人剛要開口，袁星在旁，大聲說道：「你二人還是實說的好，那佛奴好不刁鑽，我還喫過它不少的苦呢。」二矮把臉一紅。英瓊早已看出，喝問袁星鬼祟甚麼？米、劉二人知難隱瞞，便由劉遇安躬身答道：「弟子等自知道力不濟，不是妖人敵手。初入仙山，又急於建立一點功勞，破完妖陣之後，便隱身在旁，等候時機。後來見衆仙姑都忙於交戰，崖前被困的兩位大仙卻無人照管。弟子二人知那護身金光將要消

散，擋不住厲害妖人，恐防有失，便起了立功之想。隱身守在二位大仙身旁，祇說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等沒多時，果然有一個妖人看出便宜，化身飛來，剛把二位大仙護身餘光破去，便被弟子二人出其不意，用旁門擒拿魔法，合力將他擒住。一看，纔知他是當年弟子等的師叔陰陽臉子吳鳳。便將他帶往僻靜之處，原想問他一些虛實，再擒將回來。經不住他再三說好話，弟子等想起師門大義，心中不忍，忘了他一向心辣手狠，不合將擒拿法解了。誰知這廝一旦脫身，便與弟子等翻臉。那擒拿法原是先師未兵解時所傳，吳鳳以前雖是同門一派，卻並未學會。不過那法須預先佈置，引人入竅，匆促之間，不能使用。所幸那廝有兩樣厲害法寶，事前因想脫身，已經送與弟子二人，否則定遭他的毒手無疑。弟子等見他忘恩反噬，就要下手，一面虛與委蛇，反而向他求情，暗中想法抵敵。未及施爲出來，已經被他看破。也是那廝該死，因知弟子等有入地之能，竟下絕情，用法術將弟子等困住，苦苦逼迫，先要還他那兩樣法寶。弟子等情知中了奸計，本就難以脫身，故作投降，乘他不備，打了一黑霉釘，正中他的左臉。那廝急怒交加，催動妖法，四面都是烈火紅蛇包圍上來。眼看危險萬分，忽從空際飛下一黑一白兩隻火眼金睛大神鵰來。黑的一隻正是主人座下仙禽佛奴。白的一隻更是厲害，首先衝入火煙之中，兩隻銀爪上放出十來道光華，把那些火蛇一陣亂抓，那雷火竟不能傷它半根毛羽。那吳鳳先不見機，祇管運用妖法。及至見勢不佳，想要逃走，卻被佛奴兩爪將他前胸後背一齊抓住，再被白鵰趕上前來一爪，一道黑煙閃處，被佛奴生生抓死。兩隻神鵰對鳴了幾聲，白的一隻沖霄飛去。佛奴抓了吳鳳屍身，回到飛雷崖放下，長鳴示意。秦仙姑也命弟子等進洞請命。弟子等不合擒敵又縱，幾遭不測，還求主人和衆仙姑開恩饒恕。」

英瓊心想：「兩矮縱敵，祇爲顧念師門恩義，情有可原。」便聽靈雲發落。靈雲卻早聽出二人還有些許不實不盡之處，便道：「你二人之事，我已料知。念在暗保石、趙二仙有功，暫時免罰。」說罷，便向紫玲道：「有勞紫妹帶他二人和袁星去往飛雷崖，借紫妹法力，汲取隔崖山泉，洗淨仙山，監率他三人等將殘留妖人屍身碎體，搬往遠處消化埋葬如何？」紫玲巴不得借此去相機勸化寒萼，欣然領命，帶了三人便走。靈雲因掌教真人回山開府在即，微塵陣內還困着南海雙童，須往查看，便帶了衆同門自去。不提。

且說寒萼、司徒平二人等衆人走後，便並肩坐在後洞門外石頭上面，敘說別後經過。二人原有夙緣，久別重逢，分外顯得親密。司徒平畢竟多經憂患，不比寒萼童心猶在，見寒萼舉動言語不稍顧忌，深恐誤犯教規，遭受重罰，心中好生不安，卻又不敢說出。寒萼早看出他的心意，想起衆同門相待情節，顯有厚薄，不禁生氣，滿臉怒容對司徒平道：「我自到此間，原說既是同門一家，自然一體待遇；若論本領，也不見得全比我姊妹強些。偏偏他們大半輕視我。尤其齊大師姊，暫時既算衆姊妹中的領袖，本應至公無私，

纔是正理。但她心有偏見，對大姊尚可，對我處處用着權術，不當人待。如說因我年輕，管得緊些，像大姊一般，有不妥的地方，明和我說也倒罷了，她卻故意裝呆，既知我能力不濟，那次我往微塵陣去，就該明說陣中玄妙，加以阻攔，也省得我身陷陣內，幾遭不測，還當衆丟臉。隨後好幾次，都對我用了心機，等我失利回來，明白示意大姊來數說我。還有那次得那七修劍，連不如我的人全有，祇不給我一口，明明看我出身異教，不配得那仙家寶物。更有大姊與我骨肉，卻處處向着外人。你道氣人不氣，祇說等你回來，訴些心裏委屈，誰知你也如此怕事。我也不貪甚麼金仙正果，仙人好修，這裏拘束閒氣卻受它不慣。遲早總有一天，把我逼回紫玲谷去，有無成就，委之天命。」司徒平知她愛鬧小性，衆人如果輕視異類，何以獨厚紫玲？不過自己新來，不知底細，不便深說，祇得用言勸解。說的話未免膚泛，不着邊際，寒萼不但沒有消氣，反倒連他也嗔怪起來。

正說之間，忽見神鵰抓着一個妖人屍首，同了米、劉二矮飛到崖前落下，見寒萼、司徒平在那裏防守，米、劉二矮便上前參拜。略說經過，稍有不實，神鵰便即長鳴。寒萼也懶得問，便命神鵰看着屍首，米、劉二矮前往太元洞外候命，自己仍與司徒平說氣話。司徒平見她翠黛含顰，滿臉嬌嗔，想起紫玲谷救自己時，許多深情密意，好生心中不忍，不住地軟語低聲，溫言撫慰。說道：「我司徒平百劫餘生，早分必死，多蒙大姊和你將我救活，漫說犧牲功行，同你迴轉紫玲谷，就是重墮泥犁，也所心甘。無奈岳母轉劫在即，眼巴巴望我三人到時前去救她。峨眉正教，去取門人甚嚴，僥倖得入門牆，真是幾生修到。異日去救岳母，得本派助力，自較容易。就往岳母身上想，也應忍辱負重，何況將來還可得一正果？同門諸師姊都是心地光明，怎會分出厚薄？祇恐是見你年輕，故意磨你銳氣，心中相待原是一樣。縱有甚麼不對之處，也須等見掌教師尊，自有公道。此時負氣一走，不但有理變作無理，岳母千載良機，豈不爲我二人所誤？」寒萼冷笑道：「你哪裏知道。聽大姊素常口氣，好像我不知如何淫賤似的。祇她一人和你是名義上的夫妻，將來前途無量。似我非和你有那苟且私情不可，漫說正果，還須墮劫。卻不想我們這夫妻名頭，既有母親做主，又有前輩仙尊作伐，須不是個私的。神仙中夫妻盡有的是，休說劉桓、葛鮑，就拿眼前的掌教師尊來說，竟連兒女都有三個，雖說已轉數劫，到底是他親生，還不是做着一教宗主。怎地輪到我們就成下流？我早拿定主意，偏不讓她料就。可是親密依舊親密，本是夫妻，怕甚麼旁人議論？便是師長，也祇問德行修爲如何，莫不成還管到兒女之私？我們又不做甚麼醜事，反正心志堅定，怕她何來？她既如此，我偏賭氣，和你迴轉紫玲谷去，仍照往常修煉功課。等掌教師尊回山開府，再來參拜領訓，我同你好好努力前途，多立內外功行。掌教師尊既是仙人，定然憐念，略迹原心，一樣傳授道法。既省煩惱，還可爭氣。祇要我們腳跟立定，不犯教規，難道說因

我得罪了掌教師尊的女兒，便將我二人逐出門牆？那仙人也太不公了。怎能說到因此便誤母親大事，便壞自己功行呢？再過兩日看看，如果還和以前一樣，我寧受重譴，也是非走不可。」

司徒平見她一派強詞奪理，知道一時化解不開，祇得勉強順着她說兩句。原想敷衍她息了怒，過了半天，問明紫玲之後，再行勸解。偏巧紫玲領命飛來，一眼看見二人並肩同坐，耳鬢廝磨，神態甚是親密，知寒萼情魔已深，前途可慮，不禁又憐又恨。因後面米、劉二矮就要跟來，祇看了二人一眼。寒萼笑着招呼了一聲，仍如無事。司徒平卻看出紫玲不滿神色，臉漲通紅，連忙站起。米、劉、袁星也相次來到，紫玲當了外人，自是不便深說，便和二人說了來意。正要吩咐行事，見神鵰還站在陰陽臉妖人的屍體旁邊，一爪還抓住不放，見紫玲到來，連聲長鳴。心中奇怪，走過去定睛一看，又問了袁星幾句，忙喊寒萼近前說道：「你看這妖人，分明已將元神遁走，如果潛藏在側，豈不仍可還陽？難怪神鵰守着不走。師姊命你二人在此防守，責任何等重大，你們祇顧說話，也不看個仔細。休說妖人元神偷來附體，就是被妖黨前來盜走，也是異日之患。怎地這般粗心？」寒萼聞言，也低頭細看了看，冷笑道：「大姊倒會責備人。你看妖人前腦後背，已被神鵰抓穿，肚腸外露。他如有本領還原，豈能容容易易便被神鵰抓來？我和平哥已是多日不見，母親超劫在即，趁無事的時候商量商量，也不算有犯清規咧。如說妖人想弄玄虛，祇恐妹子本領雖然不濟，也沒這般容易。」這一番話，當着米、劉二矮，紫玲聽了甚是難過，略一尋思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不但我，連神鵰守在這裏也是多事的了。」說罷，便對神鵰道：「這具妖屍，由我們三人處理，將他用丹藥消化掩埋。你擒敵有功，少時再告訴你主人。如今敵人慘敗，難保不來生事，可去天空瞭望，有無餘孽來此窺伺？」神鵰聞命，睜着一雙金睛，對紫玲望了一望，展開雙翼，盤空而去。